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墨索里尼

[德] 奥托 著

Benito
Mussolini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墨索里尼
(下)

[德]奥托 著
孙占国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凯
封面设计:尚升广告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墨索里尼

奥托 著

孙占国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4400千字

印张:139 2006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套

ISBN 7-5385-0467-2/I·402

定价:348.00元(全12册)

目 录 (下)

第十七章 希特勒开启欧洲火药桶	405
一、实施绿色方案	405
二、慕尼黑阴谋	415
三、可怜的和乎拯救者	431
第十八章 墨索里尼霸占阿尔巴尼亚	435
一、把手伸向阿尔巴尼亚	435
二、试探德国的态度	441
三、阿尔巴尼亚成为附属国	450
四、西欧各国明哲保身	458
第十九章 德意结盟 貌合神离	467
一、墨索里尼举棋不定	467
二、轴心国统一步伐	482
三、拿法国开刀	494
四、两国终于走到了一起	500
第二十章 墨索里尼的手腕	506
一、战争的前哨打响了	506
二、畏手畏脚	512
三、“德国最终会失败”	516
四、终于加入了	523
五、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530
第二十一章 借刀杀人从中渔利	536
一、介入东北非战场	536
二、占领希腊	542
三、分割巴尔干	556
四、激战克里特岛	558
第二十二章 从恶梦中惊醒	566
一、痛失两个重要港口	566
二、坐在了火山口上	570
三、在北非一败涂地	573
第二十三章 沙漠之狐出手相助	580

一、“沙漠之狐”非洲战场解围	580
二、“十字军战士”行动	590
三、攻克托卜鲁克	596
四、北非战役转折点	602
第二十四章 隆美尔折戟北非	619
一、北非登陆	619
二、一败再败	629
三、死亡航路	638
四、“铁匠”行动	645
五、“火神”行动	647
第二十五章 在恐惧中挣扎的“领袖”	653
一、“哈斯基”作战方案	653
二、瞒天过海施骗术	661
三、掌握制空权	668
四、齐心协力战顽敌	677
五、攻陷西西里岛	684
第二十六章 墨索里尼垮台	690
一、大厦将倾	690
二、墨索里尼垮台	696
三、囚徒困境	709
四、一败涂地的意大利	718
五、领袖恢复了自由	726
第二十七章 彻底成了附庸	732
一、组织傀儡政府	732
二、残酷的清洗	737
三、拚命反扑	742
四、空中决一死战	754
五、最后的握手	759
第二十八章 领袖的最终末日	763
一、“时运不济的领袖”	763
二、显露真相的领袖	770
三、尸体在风中摇晃	787

第十七章 希特勒开启欧洲火药桶

英国、法国、美国的大使诚惶诚恐地去拜见墨索里尼，恳求他规劝希特勒，维护世界和平。墨索里尼一下子觉得自己又成为注目的中心。

一、实施绿色方案

墨索里尼送走希特勒后，很有预见性地对齐亚诺说：“欧洲大地马上就要出现外交危机了。”果不其然，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马上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

“绿色方案”是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袭的计划代号，是1937年6月24日制定的。显而易见，由于轻易地征服了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另一项重中之重，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改，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希特勒现在下定决心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执意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倍感仇恨。他决定以一个外交事件，例如在一个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突然进攻。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的重要同盟国，与苏联也订有同盟条约。这个国家有一千四百万人口，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九百五十万，少数民族五百万。少数民族中有三百五十万是日耳曼居民，主要居住在西部与德国边界接壤的山区——苏台德地区。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一再宣称希望改善德捷关系，其实希特勒企图侵略这个国家早在计划之中。

希特勒侵捷，仍然玩弄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抛头露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组织活动。

日耳曼人党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机构。1935年，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一万五千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完全听命于希特勒。

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借口，让他提出捷政府“无法执行的条件”。汉莱因对其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

特勒来说，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契机，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盖他的罪恶野心。

面对日耳曼党人的不断寻衅，面对德国军队莫名其妙的集结与行进，记忆犹新的奥地利事件的警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产生了某种不祥预感：德国似乎正在为着干某件大事而在奔波忙碌。怎么办？总统贝奈斯心里明白，单凭自己一国的力量是绝对无法阻止德国人侵略的铁蹄的。但是，绝不能坐以待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奥地利的教训提醒他，赶快去寻找他的盟友们，只有盟友们都团结起来才能与德国抗衡。

考虑到这些后，贝奈斯便决定马上飞往巴黎，与达拉第会面。之所以前往巴黎，那是因为法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两国早在1925年10月就签订了《法捷互助条约》。

贝奈斯抵达巴黎后，当晚就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进行磋商。爱德华·达拉第是1938年当选为法国总理的，当时的政府经历了整个慕尼黑时期，波兰的灭亡，一直持续到1940年3月，就是在波兰战役之前的几个星期。达拉第在任总理期间，一直保留着他从1936年6月以来担任的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务。法国总理的职权通常不像英国的首相那样大，因此，达拉第对其政府的支配决不像尼维尔·张伯伦那样随心所欲。但达拉第又是占统治地位的激进社会党的头目，因此，对于他的国家在战前那几年所采取的路线，他比其他任何法国人所负的政治责任都大。达拉第是一个机智过人天份极高的人——他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都获得过令人羡慕的学位，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一个大学教授。对于他的职责来说，达拉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就是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不敢作出强硬的决定，而让别人把权力从手中夺走。现在盟友出现生存危机，贝奈斯马上就要前来会晤，这一次，他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就在这天晚上，达拉第在爱丽舍宫会晤了贝奈斯。宾主双方寒暄了一阵后，贝奈斯先向达拉第介绍了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形势，并表达了自己的预测和看法。达拉第听完了客人的意见后，先是表示一丝惊诧，然后是表示一种义愤填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达拉第作了坚定的承诺：“阁下，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的盟友，盟友现在受到了无理的挑衅，法国绝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义务。不过，阁下，请您原谅，我现在一时说不好法国在你们所面临的危机中将采取何种行动，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密切关注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是怎样，我们还应当与英国

等协商，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最好是先能达成共识，然后再有共同的行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法国坚定地和他的盟友站在一边。”

达拉第的承诺似乎使客人很失望，因为他没有果断地做出明确的答复，特别是当战争一旦爆发，法国的立场会是怎样的承诺。在关键时刻，达拉第一下子又失去了主见，他要看看张伯伦会怎样办，然后自己才能随机应变。客人很快离开了巴黎，带着几分失望，还有几分被出卖了似的愤怒。但在临走时，客人还是再强调了一次：如果纵容德国，那对整个欧洲来说，都将会是灾难。

一个星期后，达拉第在外长博内的陪同下，来到了伦敦，他要就德国—捷克形势问题与英国首相张伯伦磋商，在他眼中张伯伦是他的老师。

与有“公牛”绰号之称的达拉第相比，英国首相张伯伦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头儿。为了欧洲的和平，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而四处奔走。张伯伦先生的这种精神实在是令当时的国际舆论界叹服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在和一头狡猾的狐狸打交道，他的辛劳工作是火上浇油。现在达拉第总理来到了伦敦，要与他协商，如何一块对付希特勒这头老狐狸？

4月29日上午，张伯伦和达拉第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德国—捷克形势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通过会议，两位政府首脑达成了大致相同的政策方向：尽量避免战争，避免与德国对抗，因为这样做可能意味着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欧洲和平的付之东流。另外，张伯伦还向达拉第表明，英法不能统一行动，他说在必要的时候，他宁愿单独与希特勒对话。这两位欧洲大国的首脑，在关键时刻不能果断行事，他们害怕破坏和平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而这一切恰好又为狡猾的狐狸所希望、所利用。

会谈结束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各自都给布拉格照会，内容的精神是一致的：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捷克政府要保持冷静和忍让，不要让事态扩大。他们的照会的态度，似乎是在责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拖累了他们，而绝口不提他们作为盟友所应有的支持和义务。

5月7日，英法进一步授意驻布拉格公使敦促捷克政府应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竭尽所能的和解，应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看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喜出望外。似乎从一开始，由于不断的妥协和退让，英法在实际上就暗中助长着德国人的狂妄野心和贪婪欲望。

希特勒得知英国和法国政府害怕战争，不愿意因为盟友的利益而与强大的德国发生冲突后，他便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了。5月19日，莱比锡有

一家报纸曾发表一则德军调动的报道。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5月9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失败。而且，汉莱因还指挥纳粹党徒与苏台德警察发生多次枪击事件。在柏林，戈培尔博士大肆宣传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希特勒为他的侵略行动痴迷，可是这却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坚决抵制这种行动。他在5月5日的条陈中说，他一直认为，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苏联都会针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毫无把握与可能。仅就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德国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贝克将军认为：事实上，目前德国的军事、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至1918年德意志皇帝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都还要糟糕。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拍马屁的奉迎之辈；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6月18日，他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的时候，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5月14日，希特勒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电讯，这则电讯的内容是德国驻伦敦记者报道的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共进晚餐时一次非正式谈话。这位英国首相在谈话中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武装干涉，捷克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讯息发出后，下院对首相的谈话内容进行了无休止的质询，但首相并没矢口否认电讯内容的真实性。精明的希特勒迅速地捕捉了这一信息，并用它来确证和支持自己原来的想法：英法不会为着捷克的利益而出兵。从自己的感觉和这些四处搜集到信息来分析，这个惯于冒险的人，又要大胆地玩火了。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威胁英法，另一方面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放弃其他要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内容丰富的协议。张伯伦满口答应，还希望希特勒去同英王一起游伦敦。英德之间就划分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着幕后的交易。张伯伦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任意行动。”因此，英国无耻地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侵占苏台德区。

8月23日，希特勒在基尔检阅海军时，他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会

见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匈牙利如果想要在捷克的宴席上享受到自己的利益，他必须赶快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就得亲自动手。”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从波兰国土穿过，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还有着非分的想法。贝克外长的鼠目寸光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这种观点危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的。

德军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昼夜加班，忙于制定在10月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最后计划。这时，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想维护和平的话，除非由他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不可。于是，9月5日，在赫拉欣宫召见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爱·弗朗克大声吼道：“我的天啊，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子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9月7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命令下，以所谓捷克警察有挑衅行为为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一切谈判。

9月10日，二号人物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他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侮辱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智慧的民族，站在他们后面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

正是在此生死攸关之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却被希特勒的威胁吓破了胆，9月13日当天晚上11点，急电纳粹党首希特勒，愿前赴柏林求见希特勒。电报说：

鉴于局势日益恶化，我提议立即前来见您，以希望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动身。请赐告您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赐告会面地点。盼望您早日答复，深为感谢。

张伯伦卖尊屈荣，不顾旅途劳顿，一心一意前来求见，这不禁使希特勒又惊又喜。“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惊叫了起来。

那位支配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六十九岁高龄而且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打破常规，不惜坐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僻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哀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因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这位首相的路程减半的。

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飞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三个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很清楚，张伯伦之行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提出实行“德国多方面的建议”，希特勒非常肯定：张伯伦此行等于进一步承诺，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与德国发生冲突。张伯伦刚下火车，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去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傲慢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气派。

希特勒所以对张伯伦如此了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审视和分析基础上的。张伯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1937年5月上台执政。他来自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是大军火制造商的董事、死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而且是一个先天软骨病患者，尤其恐惧战争。他一上台就全面推行绥靖政策，放纵侵略。这正好适合法西斯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德驻英大使曾向希特勒报告：“张伯伦政府是战后英国历届内阁中第一个把谋求对德退让作为自己政纲中重大方针的政府。”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照例首先演说，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夸耀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何种办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多万日耳曼人心须“重返”德国。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第二等的国家。希特勒表示，他今年四十九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能以天命之年领导德国度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威胁，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后退一步。

希特勒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张伯伦简直无法插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同时，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在白费精力。”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叫板，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伦的反驳看起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就此讨论“最后是否还有和平解决的曙光”。接着，希特勒提出了他的看法：“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

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担忧。他平静地回答说：“在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给予答复，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是同意阁下的建议的。”张伯伦希望回到英国后向政府报告他个人的支持，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得到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谈以前，他不再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候，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话还是极为相信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心狠手辣，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在做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一股劲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9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参谋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借以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对抗。9月18日这一天，正当张伯伦忙着拉拢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就向他的五个军团，共计三十六个师布署了行动时间表。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加速进行。他对匈牙利和波兰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们参加灭亡捷克的分赃勾当。9月20日，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犹豫不决大加申斥。希特勒说，匈牙利要参与轴心同盟，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9月21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全民公决，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亦全面行动。就在这一天，即9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援助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环绕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若和埃格尔。

9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恐惧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为了“维护和平”，张伯伦又再次前往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尽管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元首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当天下午在莱茵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没有共同话题。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会谈开始后，这次先由张伯伦发言。他先解释自己在经过“艰苦的

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使英法两国内阁和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然后，他就仔细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准备接纳了伦西曼关于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的建议。至于杂居地区的命运，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而且，希特勒极为恼火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取代，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突然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

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极容易，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在场的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得意神态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

“是的。”首相高兴地回答。

“我极其遗憾，”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之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胀得通红。不过明显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一个落井不石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涨价。张伯伦所惋惜、关心的只是，他牺牲捷克人而如此艰难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完全垮塌。他告诉希特勒“他却感到失望，又感到震惊。”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做了全部赌注，他被英国的正直人士指责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屈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咒骂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希特勒的灭之捷克的决心。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人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9月28日得到最终解决。

这样，张伯伦心里充满了大事不妙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茵河彼岸去考虑他下一步对策。

显然，德国的独裁者并不愿张伯伦就此拂手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把捷克人撤退的期限推迟在10月1日。希特勒无耻地说：“张伯伦先生，看在您的面子上，我愿意再在日期上做一个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可以同意决定10月1日为撤离期限。”说着，他拿起笔来，在备忘录上把日期改了一下。

希特勒还坚持说，如果他用武力，那末，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取得的土地和他现在提议割让的地区就完全大不相同了。张伯伦随即表示，他马上将德国备忘录转交捷克政府。第二天上午，希特勒和张伯伦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握手分别。在分手之前，他们两人又单独密谈了一阵。希特勒说，就他而言，苏台德问题是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他还说到德英的密切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合作，说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他最为关注的事。他又要起他的惯用伎俩来了。“我们两国没有必要产生对抗，”希特勒说，“我们不会介入你们欧洲之外的利益，而你们让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随意行动，也无损于你们。当然，到一定时候，殖民地问题也得解决，目前没有必要，况且，也决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打仗。”

然而就是这一点，对英国首相来说，也似乎有了反应。他对希特勒的“开恩”十分赞赏，并表示愿向有关方面转达。最后，张伯伦虔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鉴于过去几天的会谈，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久拖不决的问题。

希特勒感谢张伯伦这一番话，并告诉他，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又一次保证捷克问题是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占据领土的声明，看来对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做这番表示时“有着坦诚的态度”。

张伯伦于9月24日回到了伦敦。剩下的工作，是设法说服英国内阁接受希特勒的新要求。不过，令张伯伦感到失望的是，这次他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提出了抗议。张伯伦已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这时英国广泛呼吁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他同样也不能劝服法国政府，后者在9月24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断然拒绝纳粹的要求，而且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近一百万人。

面对这些，张伯伦十分担忧。他要向德国独裁者做一次最后的呼吁，他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9月26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乘专机送到柏林。

张伯伦在这封信中，极力迎合希特勒，他说：因为捷克人已经答应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谈，

通过约定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办法。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同他们谈判具体问题。希特勒说：“我一定要在四十四小时之内——在9月28日下午二时以前得到肯定的答复，不然的话，一切责任后果都应由捷克承担了。”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经孤注一掷了，他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内对贝奈斯总统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宣称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在要看捷克总统怎么来决定，不管怎么说，他都要在10月1日吞并苏台德区。他滔滔不绝、极富煽动的语言使得会场中不停迸发欢呼喝采，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狡猾，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点儿希望。他感谢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且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需要捷克人！”

在9月27日下午，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一个“绝密”的命令。下令大约二十一个加强团，也就是七个师组成的入侵进攻部队，从训练地区抵达捷克边境的出击点。为了在战争中激起战争狂热，希特勒下令在傍晚时分，趁十万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时候，在首都检阅一个摩托化师。结果，至少对最高统帅来说是一场灾难：柏林的老百姓对此表现了惊人的不关心，根本不想听到战争。

张伯伦、希特勒他们都不停地收到有关战争就要爆发的消息：布拉格枕戈待旦，巴黎在急速动员，伦敦的阁员们态度转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在动员……

战争好像一触即发。张伯伦不断呼吁各方面保持冷静，敦促捷克政府接受德国的条件，美国在呼吁，瑞典国王在呼吁，希特勒似乎在渐渐恢复冷静……

但是，事态仍在朝着紧张的方向发展，各方面都在既准备战争，又在想办法保持和平。这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墨索里尼，张伯伦想到了他，罗斯福想到了他，达拉第想到了他，大家都在盼望着：也许凭借他的“威信”，墨索里尼出面协商，出面劝说希特勒，避免战争还有一丝生机。

可是，墨索里尼，意大利的“领袖”，希特勒的帮凶，他会对各方面的呼吁和期望作出什么反应？

领袖墨索里尼这几个月来，一直观察着欧洲的外交局势。自德奥合并以来，欧洲的外交形势越来越复杂微妙，终于导致了现在的剑拔弩张的危机，实现了领袖“欧洲很快就要出现外交危机”的预见。可是对于这一外

交危机领袖一直袖手旁观，他心中有诸多不满。

自霍尔——赖伐尔事件和斯特雷扎阵线分裂以来，墨索里尼远离了西方民主国家，而日渐向德国靠拢，要发展所谓的“罗马—柏林轴心”。然而，墨索里尼对希特勒把自己视为“附庸”的角色十分恼火，在奥地利问题上，德国“元首”搞了个突然袭击，既成事实，逼他吞下一枚苦果。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元首”又滴水不漏，事件都持续好几个月了，不但不提供任何消息，而且完全单方面行动。他向齐亚诺发牢骚说：“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打算，德国人对我们简直守口如瓶。”墨索里尼尽管对现实不满，可是又毫无办法。不过，最近一个月来，在新闻舆论上，墨索里尼还是坚定地站在希特勒那一边的。

到了9月后，外交危机不断升级，战争危险不断出现，墨索里尼因为自己被撇在一边而越来越感到懊丧。希特勒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他是否希望得到意大利的帮助？他根本不同意大利磋商。在意方提出了说明情况的紧急要求时，得到的只是模糊的搪塞。纽伦堡会谈、希特勒加登会谈、戈德斯堡会谈，全都进行过了，可是希特勒不直接向他透露任何进展。直到9月25日，希特勒终于向他的盟友通报消息：如果捷克人在10月1日之前不作妥协，德国就要发动进攻。其实，意大利人早已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这一情况。收到德国送来的消息后，齐亚诺自我解嘲地说：“希特勒总是在吞并一个国家之后给意大利送来一封信。”

但是，三天后，罗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法国、美国的大使相继地去拜见领袖，恳求他规劝希特勒，出面维持世界和平。墨索里尼一下子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二、慕尼黑阴谋

9月27日上午，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约翰·史密斯在齐亚诺的陪同下，拜见了墨索里尼。史密斯代表罗斯福总统请领袖利用他的威望和能力，规劝希特勒，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使还转交了罗斯福总统致墨索里尼的亲笔信。

尊贵的墨索里尼先生：

鉴于德捷关系中出现的危险局势，我昨天分别向这两个国家的首脑，也向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提出真诚的请求：请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谈判或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要冒然行动使欧洲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欧洲几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丧生，并将严重破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社会结构。

我国坚定地奉行中立的方针，同时，我们一面努力推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始终认为，战争是危害人类未来的最大危险。我相信，您会支持我的看法，即欧洲战争将造成毁灭性的悲惨后果。所以，我想请问您：在继续努力通过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而不是通过诉诸武力就目前问题达成协议这一点上，您是否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忠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8年9月26日

齐亚诺刚送走美国大使，英国驻罗马大使就来电话了，说请求马上拜访他。这时珀恩伯爵得到了伦敦的指示，要他向墨索里尼提出要他“运用他的号召力，劝说希特勒先生”接受张伯伦的建议。次日上午，这位伯爵拜访了齐亚诺，向他提出了要墨索里尼担任调停者的正式请求。齐亚诺当即向他的岳父转达了这一要求，还转交了张伯伦的亲笔信：

尊贵的墨索里尼阁下：

我今天向希特勒先生发出了最后的请求，请他放弃动用武力来解决苏台德问题，因为我确信这一问题能够通过和平的磋商得到解决，他将得到必要的领土和居民，在移交过程中苏台德人和捷克人也将得到和平的转移。我主动提议立即亲自前往柏林，就移交一事与德国和捷克的代表进行磋商。如果德国总理愿意，也同意意大利和法国代表进行磋商。

我请求阁下将通过德国总理，并劝说他同意我的提议，以使所有国家的人民免于战火。我已提出保证，捷克一方的要求将得到兑现，并相信全面的协议可以在一周之内达成。

始终忠诚于您的

尼维尔·张伯伦

1938年9月27日

就在同一天，法国驻罗马大使也打来电话，表示了达拉第总理要求墨索里尼出面调停的渴望。

此情此景，墨索里尼是否出面规劝捷克斯洛伐克和是否出席要举行的会议，一下子成了国际社会的注目的焦点了。又有出风头的机会了，墨索里尼大喜过望。9月28日上午，墨索里尼打电话给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指示他去见希特勒，请在今后二十四小时内不要发动进攻，以便能对张伯伦的建议做进一步的考虑。

阿托利科在临近中午时见到了希特勒。希特勒仔细考虑一下后就同意